

宋人軼事彙編

丁傳靖輯

中華書局出版

丁傳靖輯

宋人軼事彙編中

中華書局

宋人軼事彙編卷九

文彥博

文潞公本姓敬，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，更姓文。至漢復姓，入本朝，其大父避翼祖諱，又更姓文。邵氏聞見錄

文潞公父爲白波輦運，潞公尚少。一日以事忤其父，欲撻之，潞公逃去。張靖父爲輦運軍曹司，知其所在，迎歸使與靖同處。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，極悲思之，乃徐出見，因使與靖同學。潞公相時擢靖直龍圖閣。石林燕語
邵氏聞見錄文異事略同

文潞公始登第，以大理評事知并州榆次縣。吏新鞞衙鼓面新潔，公戲題詩於上曰：「置上譙樓一任過，過多過少不知它。如今幸有黃綢被，努出頭來道放衙。」類苑引倦遊錄
世傳宋太祖謂縣令曰：切勿於黃綢被裏放衙。見堅瓠集

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，呂許公一見奇之，問潞公曰：「有兗州墨攜以來。」明日潞公進墨，文靖熟視久之。蓋欲相潞公手也。邵氏聞見錄
夢溪筆談略同

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，時年未四十。成都風俗喜行樂，公多燕集，有蜚語至京師。

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，上遣伺察之。何將至，潞公亦爲之動，幕客張少愚謂公曰：「聖從之來無足慮，少愚與聖從同郡。」因迎見於漢州，命酒設樂。有營妓善舞，聖從狎之，問其姓，曰：「姓楊。」聖從曰：「所謂楊臺柳者。」少愚卽取妓項羅帕，題詩曰：「蜀國佳人號細腰，東臺御史惜妖嬈。從今喚作楊臺柳，舞盡東風萬萬條。」命其妓作柳詞歌之。聖從極相賞洽。後數日，聖從至成都，頗嚴重。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，迎其妓，雜府妓間，歌少愚之詞以侑觴，聖從每爲之醉。及還朝，潞公之謗遂息。邵氏聞見錄 清波雜志 西溪叢語皆云妓名王宮花，詩首句作舞徹漳州更六么，三句作從今改作王宮柳。

文潞公人相，因張貴妃也。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門客，貴妃因認彥博爲伯父，亦欲得士大夫爲助耳。彥博知成都，貴妃以近上元，令織異錦爲獻。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，載蓮花爲錦，又爲秋千以備寒食。貴妃始衣之以見上，上驚曰：「何處有此錦？」妃曰：「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，以嘗與妾父有舊。然妾安能使之，蓋彥博奉陛下耳。」上色怡，自爾屬意彥博。自成都歸，不久參知政事。貝州王則叛，朝廷遣明鎬往討之。賊將破，上以近京甚憂之。一日宮內語曰：「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分憂者，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。」貴妃密令人語彥博，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。上大喜，以彥博任統軍。至則鎬已下貝州，則成擒矣。捷書至，遂就拜彥博同平章事。後因監察御史唐介疏論，召彥博上殿面質奇錦事，數件皆實，有詔彥博守故官，出知許州。明年

上元，內臣有詩曰：「無人更進燈籠錦，紅粉宮中憶佞臣。」上聞此句亦笑。碧雲暇 餘載溫成皇后條下。

慶曆四年，貝州卒王則據城叛，詔明鎬加討，久無功。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，仁宗欣然遣之，且曰：「貝字加文爲敗，卿必擒則矣。」未逾月，捷報至。澠水燕談錄

仁宗寢疾，兩府雖宿禁內，數日不知上起居。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：「主上疾有增損，皆不令兩府知。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禁內事不敢洩漏。」潞公怒曰：「天子違豫，海內寒心。彥博等備位兩府，與國同安危，豈得不預知也，何謂漏洩？」顧直省官引都知等至中書，令供狀；今後禁內事，如不令兩府知，甘伏軍令。諸內侍大懼。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，都知曰：「汝自白兩府，我當他劍不得。」由是禁內事無不知者。涑水紀聞

至和三年，仁宗寢疾不能言。兩府以設道場爲名，皆宿禁內，專決庶政。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變者，府夜封上，時富公以疾謁告，惟潞公、劉相、王伯庸居內。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何如，三帥言其謹愿。潞公秉筆欲判狀斬告變者，伯庸捏其膝，乃請劉相判之。上疾愈，沆譖彥博擅斬，彥博以沆判呈，上意乃解。同上

潞公位元台時，上偶違豫，二府日宿於內。一夕有人叩禁闥告變，公卽命礬墨於盆，呼其人至前，濃塗面目，驅出斬東華門外。翌日都下帖然，雖左右亦不知上變者爲何人也。珍席放談

文潞公爲唐質肅所擊，罷，質肅亦坐貶嶺外。至和間，稍牽復爲江東轉運使。此下似有脫字。

潞公復相，因言：「唐某疏臣事固當。初貶已重，而久未得顯擢，願得復召還。」仁宗不欲，止命

遷官。石林燕語

元豐間，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。未受印，先就第坐，見監司府官。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，退謂其客尹煥曰：「先君爲臺官，嘗言潞公。今豈挾爲恨也，某當避之。」煥曰：「潞公所爲必有理，姑聽之。」明日，公受府事，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。或以問公，公曰：「吾未視府事，三日見庶僚也。」既受印，河南知府見監司矣。義問聞之，復謂煥曰：「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。」一日，潞公謂義問曰：「仁宗朝，先參政爲臺諫，以言某謫官，某亦罷相判許州。未幾某復召還相位，某上言唐某所言，正當臣罪。召臣未召唐某，臣不敢行，仁宗用某言，起參政通判潭州。尋至大用，與某同執政，相知爲深。」義問聞潞公之言，至感泣。自此出入潞公門下。後潞公爲平章重事，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，帥荆南。潞公德度絕人如此。邵氏聞見錄

文潞公出鎮西京，詔於瓊林院燕餞，從列皆賦詩送行。王禹玉爲內相，詩云：「都門秋色滿旌旗，祖帳容陪醉御卮。功業迴高嘉祐末，精神如破貝州時。匣中寶劍騰霜鏑，海上仙桃壓露枝。昨日更聞褒詔下，別刊名姓入周彝。」時以爲警絕。墨莊漫錄

潞公以太尉鎮洛，遇生日，僚吏皆獻詩，多云五福全者，潞公不悅曰：「遽使我考終命耶？」

有一客詩云：「綽約肌膚如處子。」洛人笑之曰：「願爾得婦色若此。」蓋潞公色黔也。〔明道雜志〕

蘇文忠以作詩下獄，自黃州再起，歷侍從，出守錢塘，來別文潞公。公曰：「願君至杭少作詩，恐爲不喜者誣謗。」臨別上馬，公笑曰：「若還興也，便有『箋云』。」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，安州遂遇禍。故潞公有「箋云」之戲。〔明道雜志〕

文潞公帥長安，見石才叔蒼舒所藏褚河南聖教序墨跡，愛玩不已。令子弟臨一本，休日宴僚屬，出二本令坐客別之。客盛稱公臨本爲真，才叔不出一語辨答，啓潞公云：「今日方知蒼舒孤寒。」〔玉照新志〕補筆談云：李士衡有晉人墨跡，長安石從事臨一本獻潞公，客以臨本爲真，士衡云云。與此小異。

熙寧行新法，諸路使者率用一時新進之士。大理寺丞李察爲河北提舉常平，頗事風采。文潞公守北門，思欲折之。察年少侏儒，公俟其來，於廳事設高脚椅子。察進謁，盤跚久不能就坐。公顧左右徐曰：「抱上寺丞。」察慚沮而退。〔高齋漫錄〕

元豐五年，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。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，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，乃集洛之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，以洛陽風俗尚齒不尚官，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，命閩人鄭奐繪像其間。時富韓公年七十九，文潞公與司封郎席汝言皆七十七，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，太常少卿趙丙、祕書監劉几、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，天章閣待制楚建中、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，太中大夫張問、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。時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，貽書

潞公，願預其會，年七十一。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，潞公素重其人，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，請入會。溫公辭以晚進，不敢班富、文二公後。潞公不從，令鄭免自幕後傳溫公像，於是預會者十三人。潞公以地主，攜妓樂就富公宅，作第一會。至富公會，送羊酒不出，餘皆次爲會。洛陽多名園古刹，有水竹林亭之勝，諸老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每宴集，都人隨觀之。時康節先生已下世，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，少年登科，已作祕書丞，不樂仕進，其年德不在諸公下，居洛多杜門，人不識其面，獨與康節相善，執中未嘗至官府，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也。〔邵氏開見錄〕
〔涇水燕談錄、夢溪筆談皆略。又小學紺珠：文潞公彥博、范景仁鎮、張仲巽、史仲輝、劉伯壽稱西京五老，按老人會集前此有至道九老，見李昉事下，至和五老見杜衍事下，吳興慶歷六老見胡瑗事，同時有吳中九老見米元章事下。〕

文潞公歸洛，年七十八。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、朝議大夫司馬旦、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。嘗爲同甲會，各賦詩一首，潞公詩曰：「四人三百十二歲，況是同生丙午年。招得梁園爲賦客，合成商嶺採芝仙。清譚臺臺風生席，素髮飄飄雪滿肩。此會從來誠未有，洛中應作畫圖傳。」〔夢溪筆談按此條邵氏開見錄不及夢溪之詳〕

洛之士夫生祠潞公於資聖院，溫公取神宗選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竚瞻堂，塑公像其間，冠劍偉然，都人事之甚肅。〔名臣言行錄〕

洛人張起宗以訓蒙爲生，居於會節園側，年四十餘。一日見西來行李甚盛，問之，曰：「文樞密」

知成都回也。」姬侍皆駿馬，錦繡蘭麝，溢人眼鼻。起宗自歎曰：「同丙午生相遠如此。」傍有瞽者曰：「秀才，我與汝算命。」因與藉地。卜者出算子百餘布地上曰：「好笑諸事不同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，兩人皆同，當並案而食者九個月。」起宗後七十餘，文公亦居洛，起宗視其交遊宴飲者皆一時貴人，輒自疑曰：「余安得並案而食乎？」一日公獨遊會節園，問園側教學者爲誰，左右以張對，公命請至。及見大喜，問其甲子，又與之同，因呼爲會節先生。公每召客，必預召，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。公爲主人則拐於左，公爲客則拐於右，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。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，公往視之。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，有小姬四人，謂之東田小籍，共升大車隨行，租於城西。有伶人素不平之，因爲口號云：「東田小籍，已登油壁之車；會節先生，暫別玳筵之宴。」坐客微笑。自此潞公復歸洛，不復召之矣。聞於司馬文季。（嬾真子）

潞公號伊叟。

石林燕語

文潞公花押佩之止瘡。

柳亭詩話

文潞公居第不甚宏大，晚得其旁隙地數畝爲園，號東田，日與賓客親戚共遊。既罷，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，每命之執事，人以爲適。（蒙齋筆談）

元豐末，潞公致仕歸洛。時年幾八十，神宗見其康強，問：「卿攝生亦有道乎？」潞公對：「無他。臣但能任意自適，不以外物傷和氣，不敢做過當事，恰好即止。」上以爲名言。（石林燕語）

國朝宰相誕日，必差官押賜禮物。有塗金鑄花銀盆四，此盛禮也。文潞公自慶曆八年入拜，至紹聖丁丑凡五十年，所得鑄花銀盆固在。遇其慶誕，必羅列百數於座右，以侈君賜。當時衣冠，傳爲盛事。鐵圍山叢談

陽翟縣有孟三郎，元祐間至洛，飲水山澗，見一婦人甚麗。孟往追之，則失所在，窮極幽遠，得牡丹一品，紅色灑金，遂移至洛陽。文潞公愛之，目曰「澗仙紅」。張氏可書

文潞公牡丹，名「女真黃」。柳亭詩話

張塤字叔和。一日到洛謁潞公，方飯後坐於一亭，亭邊皆蘭。既見不交一談，對坐幾時，公曰：「香來也。」叔和以爲平生所未聞。公曰：「凡香嗅之則不佳，須待其因風自至。」始悟山谷詩云：「披拂不盈懷，時有暗香度。」詩話總龜

大觀之前，吾竹馬歲，與羣兒戲。適道文太師、韓侍中，語纔一吐，則翁姥長者輩必變色戒曰：「小後生不得亂道。」當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，猶使人敬之若神。鐵圍山叢談

粘罕至西京，令人求大臣文集書籍，又尋文潞公、富鄭公、司馬溫公等子孫，時惟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，老年杖屨，先出城，遣一妾一嬰兒。粘罕既得，撫之良久，以衣服珠玉爲壓驚，復令歸宅。三朝北盟會編

蔡襄 滕宗諒 尹洙 謝緯子景初 梅堯臣 江鄰幾 李觀 陳烈 鮑當

景祐間，范文正知開封，忠亮讜直，言無回避。左右不便，因言離間大臣，自結朋黨，落天章待制，黜知饒州。余安道上疏論救，以朋黨坐貶。尹師魯言：「靖與仲淹交淺，臣與仲淹義兼師友，當從坐。」貶監郢州稅。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，若訥大怒，繳其書，降授夷陵縣令。永叔復尹師魯書曰：「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怖，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，下至竈間老婢，亦爲驚怪。」時蔡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，布在都下，人爭傳寫，鬻書者市之，頗獲厚利。虜使至，密市以還。張中庸奉使過幽州，館有書君謨詩在壁上。（澠水燕談錄）

皇祐間御筆賜蔡襄字君謨，後唱進士第日，有人竊以爲名者。仁宗曰：「近臣之字，卿何得名之？」遂令更改。（能改齋漫錄）

慶歷初，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、歐陽校理修、余校理靖、魚工部周詢，四人並命作諫官，朝野相慶。蔡君謨時爲校勘，乃爲詩曰：「御筆新除三諫官，士林相賀復相驩。」魚聞之，乃曰：「予不預士論，何顏復當諫列。」遂乞辭職。朝廷從之，即除蔡代知諫院。（能改齋漫錄）

伯父君謨，美髯鬚。仁宗一日偶顧問曰：「卿髯甚美，長夜覆之於衾下乎？將置之外乎？」君謨無以對。歸舍，暮就寢，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，悉不安，一夕不能寢。蓋無心與有意，相去有

間，凡事如此。鐵園山叢談

嘉祐間，近臣執政，多表乞立皇嗣。或云蔡襄獨有異議。洎英宗立，襄方爲三司使，仁宗山陵，用度百出，而財用甚窘，蔡夙夜經營，僅能給。用是數被詰責。永昭陵復土，蔡遂乞杭州，英宗卽允所請。韓魏公時爲相，因奏曰：「自來兩制請郡，須三兩章。今一請而允，禮數似太簡。」英宗曰：「使襄不再乞，則如之何？」卒與杭州。東軒筆錄

蔡襄在昭陵朝，與歐公齊名。英宗卽位，韓魏公首薦二公同登政府。先是君謨守泉州日，晉江令章拱之不法，君謨按以贓罪，至是訟冤於朝。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，刊板售於相藍，人得之遂干乙覽，君謨幾陷不測，魏公力爲營救，君謨終不自安，乞補外，出官杭州。玉照新志

蔡君謨知福州，以疾不視事累日，每夜卽夢登鼓樓凭鼓而睡。通判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，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，不敢近。君謨既愈，與通判言所夢，正與鼓角將所說同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。東齋記事

陳少陽跋蔡君謨茶錄云：「余聞之先生長者，君謨初爲閩漕時，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，富鄭公聞之，歎曰：『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，不意君謨亦復如此。』」梁溪漫志

志林略同

蔡君謨善別茶。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，寺僧採造，號石岩白，以四餅遺君謨，以四餅遣

人走京師遣王禹玉。歲餘，君謨被召還闕，訪禹玉，命子弟於茶筍內選精品待君謨，君謨捧甌未嘗，輒曰：「此茶極似能仁石岩白，公何從得之？」禹玉未信，索茶帖驗之，乃服。（墨客揮犀）

蔡君謨守福州，上元日，令居民然燈七盞，陳烈作大燈丈餘，大書曰：「富家一盞燈，太倉一粒粟，貧家一盞燈，父子相對哭。風流太守知不知？猶恨笙歌無妙曲。」君謨見之，爲之罷燈。（柳亭詩話）

蔡端明事母至孝。嘗步行遇一嫗，貌甚龍鍾，問其年，曰：「百單二矣。」端明再拜曰：「願吾母之壽如嫗。」後果符其言。（獨醒雜志）

蔡君謨爲余書集古錄序目刻石，其字尤精勁，爲世所珍。余以鼠鬚栗尾筆，銅綠筆格，大小龍茶，惠山泉等物爲潤筆。君謨大笑，以爲太清而不俗。後月餘，有人遺余清泉香餅一篋，君謨聞之，嘆曰：「香餅來遲，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。」清泉地名，香餅石炭也，用焚香，一餅之大，可終日不滅。（歸田錄）

昭陵晚歲開內宴，數與大臣侍從容談笑，親御飛白書分賜，且以香藥名墨徧賚焉。一大臣得「李超墨」，而君謨伯父所得乃「廷珪」，君謨時覺大臣意有不足，因密語：「能易之乎？」大臣但知「廷珪」爲貴而不知有「超」也。既易欣然，宴罷騎從出內門。將分道，君謨於馬上始長揖曰：「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？」（鐵圍山叢談）

韓魏公畫錦堂，歐陽公爲記，蔡忠惠書之，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，俟合作而後用之，世所謂「百衲碑」也。四部稿

龍圖馬公仲塗，家藏蔡忠惠帖，用金花紙十六幅，每幅四字，云：「梅二馬五蔡九，皇祐壬辰仲春寒食前一日，會飲於普照院，仲塗和墨，聖俞按紙，君謨揮翰，過南都試呈杜公、歐陽九評之，當屬在何等，馬五諾我精婢潤筆，皆是奇事。」凡六十四字。游宦紀聞

楚州有官妓王英英，喜筆札，學顏魯公體。蔡襄頃教以筆法，晚年作大字甚佳，梅堯臣贈以詩云：「山陽女子大索書，不學常流事梳洗，親傳筆法中郎孫，妙畫蠶頭魯公體。」英英貌甚陋，故有不事梳洗語。隱居詩話

呂洞賓自知當遭雷厄，化青蛇隱於泉州蔡襄鑪內。襄擁鑪讀書，一夕，雷震，聞判官云：「毋驚宰相。」按襄未爲相。天乃開霽，洞賓出揖曰：「蒙君福蔭，謝以筆墨。」泉人譏襄云：「雨打衰雞形。」襄即曰：「脚下有龍鱗，五更高聲叫，驚起世間人。」後守泉州，造洛陽橋，以洞賓筆墨爲檄，使吏之海若而告之。隸歎曰：「茫茫遠海，何處投檄？」買酒酣飲卧海涯，潮落而醒，則檄已易封矣。襄啓閱之，惟一醋字，曰：「神示我矣，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！」至期潮水果三晝夜不至。其日正犯九良星，襄策馬當之曰：「你是九良星，我是蔡端平，相逢不下馬，各自分前程。」遂與作無忌。聖軼集

蔡襄病革，與化守李遵夢，人紫綬金章，自云來近代者。遵詢之，曰：「余閩羅王，蔡襄當代我。」明日襄卒，遵挽之曰：「不向人間爲冢宰，却歸地下作閩羅。」續同書，不知引何書。

余嘗官莆，至蔡忠惠襄居，去城三里，荔子號玉堂紅者，正在其處。矮屋欲壓頭，猶是舊物。京卞同郡晚出，欲附名閥，自稱族弟，襄孫佃唱名第一，京時當國，以族孫引嫌降第二，佃終身恨之。

文獻通考引直齋陳氏語

明仁和鍾化民字維新，其母夢蔡忠惠而生，中萬曆庚辰進士，宰惠安。時洛陽橋壞，橋工鉅，化民毅然修之。既刻期，爲文告海神，潮不至者五日，人稱神明。及更新忠惠祠，於座前土中得碣石曰：「五百年後爲怪濤所折，繼我者其維新焉。」後化民官至河南巡撫，卒官，上特賜祠額，名忠惠，亦可異也。史闕又堅瓠集載王孟津鐸自云是忠惠後身，以在宋得罪仁宗，死人餓鬼道五百年，故今生健啖云云。孟津語不足信，附此以廣異聞。

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，其憂悲憔悴之歎，發於詩作，特爲酸楚。滕子京守巴陵，修岳陽樓，或贊其落成，答以：「落甚成！只待憑闌大慟數場。」清波雜誌

滕宗諒有知人鑒。向侍中珙，本路下丁操刀者，最無行檢，滕布衣日偏與親狎。向私一婦人，婦患其夫，真葦蕀之。向聞之，大怒，摔婦人至市，具疏其事而逸。或謂滕曰：「向凶穢若此，而可與交乎？」滕曰：「似向公者，真奇士，爾輩碌碌，焉知之？」才十數年，果奮發出建旌鉞，首

辟滕公入幕。張侍郎雍，滕婿也，遭亂，孑然無依，滕見於門側，奇之，曰：「有前程人也，吾女可以妻之。」夫人怒曰：「嘗謂此女奇相，如何與丐者？」滕曰：「非卿所知。」促張定物，張曰：「懷無百錢，何力可致？」滕笑曰：「但酒數升足矣。」依而餉之，厥後果歷清顯。友會談叢

狀元登第，不十餘年，皆望柄用。每殿廷傳臚第一，則公卿以下，無不聳觀，雖至尊亦注視焉。自崇政殿出東華門，傳呼甚寵。觀者擁塞通衢，人肩摩不可過，至有登屋下瞰者。洛陽尹洙，意氣橫蹠，好辨人也，嘗曰：「狀元登第，雖將兵數十萬，恢復幽、薊，凱歌勞還，獻捷太廟，其榮亦不可及矣。」儒林公議

尹師魯爲渭帥，與劉滄、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，既矛盾，朝旨召尹至闕，送中書給紙札供枌，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，令堂吏置一甌於尹曰：「傳語龍圖，不及攀請，只令送茶去。」時集賢相幸師魯之議將屈，笑語諸公曰：「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，磨平漿水亦嚙不下。」師魯之幄去政堂切近，聞之，擲筆於案，厲聲曰：「是何委巷猥語，輒入廟堂，真治世之不幸也。」集賢怒而銜之，後致身於禍辱，根於此也。湘山野錄

范文正雖極極端方，而笑謔有味。師魯時謫筠州監權，郡守趙可度迎時好惡，酷加凌忽。公爲鄧帥，特奏曰：「尹洙多病，可惜死於僻郡，乞令就任所醫理。」可其奏，遂客於鄧。舉不如意，凡樽俎語言，皆無惊，侑人不敢待之。或怒至以雙指扭其臉，侑者泣訴於公，公曰：「爾輩豈知，此

是龍圖硬性。」湘山野錄

尹師魯性褊，在洛時與歐、梅諸公同遊嵩山，師魯曰：「遊山須是帶得胡餅鱸來。」諸公咸謂遊山貴真率，豈有此理。羣起攻之。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，遂引手扼吭，諸公救之，乃免。（默記）

師魯謫官過梁下，與一佛者譚，頓若有所得。後移鄧州，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，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，仍屬以後事。文正極訝之，使掌書記朱炎詣見師魯，已沐浴衣冠而坐。見炎來道文正意，乃笑曰：「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？洙死矣。」遂隱几而卒。炎急使人馳報，文正至，哭甚哀，師魯忽舉頭曰：「早已與公別，安用復來？」文正驚問所以，師魯笑曰：「死生常理，希文豈不達此？」又問其後事，尹曰：「此在公耳。」乃揖希文，復逝。俄頃又舉頭顧文正曰：「亦無鬼神，亦無恐怖。」言訖長往。（夢溪筆談）
（邵氏聞見錄不詳）

皇祐初，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，素出入尹師魯門下。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，均州監酒。過洛，義琛見之曰：「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。」有頃諸人出，一喏而去，皆洛陽大豪。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，師魯初不知，後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。至師魯卒，喪歸洛，義琛哭柩前，納其券於師魯家。師魯素貧，子孫賴此以生。嗚呼！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，風俗可謂厚矣。康節先生與義琛厚善，每稱之也。（邵氏）